2291.7
1737
v.10

乙巳消長錄

九

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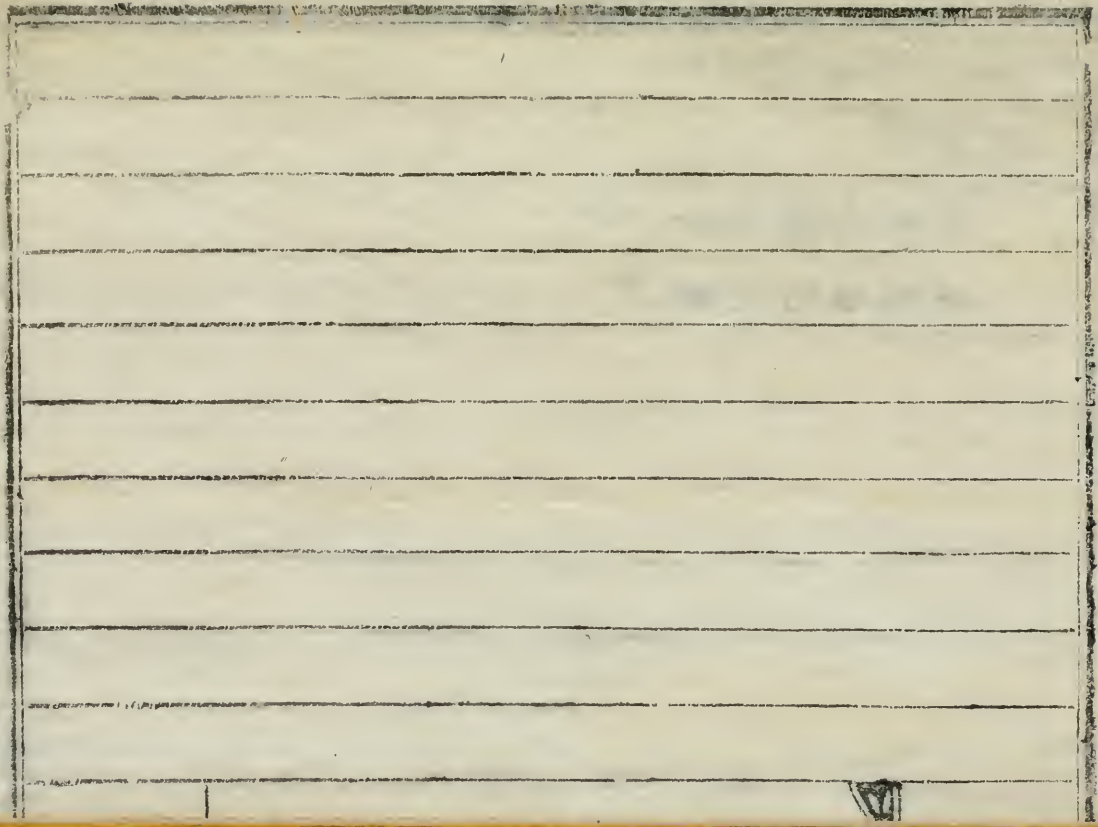
十八

乙巳消長錄卷之九

內編四

文元公晦齋李彦迪

文純公退溪李滉



內編四

李彦迪

李彦迪初名迪後　中宗命加彦字復古一號鰲溪翁本驪州人後為慶州人弘治辛亥生　中宗八年癸酉生負翌年甲戌登第初隸校書館由說書歷吏郎舍人直提學丁酉陞兵曹參知出尹金州特陞嘉善又歷大司成大司憲禮吏曹判書乙巳拜右賛成明宗丁未竄江界癸丑在謫卒年六十三配享　明宗廟庭從祀文廟名臣録

退溪撰行狀曰先生姓李氏諱迪後　中廟命加彦字ㄴ復古自號晦齋又號紫溪翁其先驪州人鄉貢進士世貞之後中移于迎日復遷于慶州良佐村高祖諱權副司直曾祖諱崇禮贈兵曹參判祖諱壽會訓鍊院參軍贈吏曹判書考諱蕃成均生員贈議政府左贊成妣貞敬夫人孫氏精忠出氣敵愾功臣鷄川君昭之女先生ㄴ于弘治辛亥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稍長力學能文旁通舉業正德癸酉中生員試甲戌別擧朴世熹榜登第年二十四矣權知校書館副正字差本府教官尋入為正字戊寅為著作參軍公

歿先生承重居憂制甚謹服闋陞博士辛巳選授弘文館博士侍講院說書用薦為吏曹佐郎甲申乞外為仁同縣監丙戌以司憲府持平召還轉吏曹正郎除掌令己丑由成均館司成出為密陽府使臨民御吏細大皆有條法吏戢民懷庚寅召入為司諫院司諫時金安老久在弄黜朝廷方議復引用以為東宮孤單須此人為之羽翼孟安老子延城尉尚公主於東宮為有力也倡此說者正言蔡無擇安老妻黨以此為安老得路之地大司憲沈彦光等隨聲和附舉朝靡然先生獨力言其不可與無擇不合無擇

褫正言而物論旋訾先生立異左遷為司藝先生一日過沈彥慶兄弟彥光曰司藝何以知安老之為小人乎先生曰安老尹東京時熟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也此人得志誤國必矣彥慶曰雖入豈授以權柄乎但欲為　東宮地耳先生曰不然彼若入非久必秉國鈞專擅用事誰敢有禦之者且　東宮一國臣民所共屬意何待安老而後安耶彥光怒起去乃宣言于朝曰李某在朝安老不得入矣遂劾罷歸田里安老既至聞先生攻已語亦不甚怒慶人有以賄求官者安老謂其人曰慎勿令李某知之也丁酉

冬安老敗死　中廟思先生忠直首命敘復為亭樂
僉正遷宗簿入玉堂為校理應教轉中書由檢詳至
舍人除軍器寺正俄以直提學陞秩為兵曹參知已
而出尹全州歲中府境大治其民立碑以頌德先生
雖以親老乞郡其愛君憂國之念未嘗一日而忘于
懲會因災異求言乃上疏數千言其疏為綱者一曰
人主心術為目者十曰嚴家政曰養國本曰正朝廷
曰慎用舍曰順天道曰正人心曰廣言路曰戒侈欲
曰修軍政曰審幾徵而言無非格君心措時務啓沃
謀謨極其忠讜　中宗大王深加奬歎曰古之真德

秀無以過也即令傳示東宮以及外朝特旨陞嘉善俄拜兵曹參判兼　世子右副賓客先生以謂如蒙採言則幸矣遂有陳賁非所敢當上箋懇辭　上不許於是歷禮曹參判成均館大司成司憲府大司憲兼　世子左副賓客弘文館副提學在館又上疏極陳　聖學本末時政得失辛丑秋陞資憲判漢城府尋加正憲議政府右參贊轉吏曹判書再為參贊大憲刑禮曹判書右參贊癸卯求出為安東府使諫院啓曰之先生以母夫人老病在鄉不可以睽離遠官累陳情悃乞歸養　上慰諭之曰卿辭至切進退有

閑故不允命本道題給母食物又諭令將母来京先生益為之惶恐感激請外愈力朝廷不得已除為本道監司俾以少遂其情甲辰判漢城府兼左副賓客會病乞辭十一月　中宗昇遐亦未赴臨日夜憂慟病益重　仁宗即阼首降召命乙巳正月擢為議政府右贊成先生再上狀辭病　上下旨敦諭若曰往年　先王賜觀卿疏固已歎服且於書筵聞講說予為卿留意久矣豈不合貳公乎仍賜藥物令調以来閏月（是歲閏正）及三月連辭猶不允至夏初病稍閒始克造朝時先生感　両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蓋將以

有為也而　仁廟不豫日久曠不視事國之隱憂有不可勝言者矣先生嘗私謂領議政尹仁鏡曰當今主上無嗣　大君年幼何不早建白封為世弟以定國本乎仁鏡曰公言當矣但今　山陵纔畢詔使臨迫何暇及此七月　仁廟昇遐　今上嗣服當舉垂簾之議百官會議寘廳仁鏡曰今有　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殺當聽政乎左右默然先生曰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起問且安有嫂叔同御殿之理乎今但定垂簾儀制耳由是朝無他議始開經筵先生入參伏聞　玉音琅然不覺喜淚下

退詣春秋館柳仁淑問　主上讀書何如先生曰
聖質英明讀書無一字差誤　宗社臣民之福也八
月政府書啓十條一請　慈殿善導養聖質二請博
選經筵官恒與之講論遊處以進　聖學三請　殿
下於　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不可不盡誠
孝四請嚴宮禁防戚里五請慎擇官人六請勿用特
旨七請勿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納惟允內旨有不合
許令封還九宮中府中當為一體請勿開私門以昭
平明之理十言　大行大王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
願至治庶至斯極　今上嗣緒國人方以望於　大

行大王者望於 殿下其機甚重願 兩殿留神焉
大率皆先生筆定也已而將治尹任等罪 兩殿同
御忠順堂密旨引見宰臣時 天威震赫人莫敢少
拂先生進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舉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
有橫罹禍者聞者縮頸而先生無懼色尹仁鏡啓曰
當初議垂簾時李彦迪問臣何 殿當政乎臣答以
慈殿當聽政先生位稍遠但聞其舉已名心起之出
取注書日記檢得其誣啓之實然又不欲尹得重罪
乃書啓云仁鏡之言必不如是恐注書記錄之誤

也上下其單賓廳仁鏡失色無以對但囑左相洪彦
鄒彦鄒啓曰忠順堂狹隘不便於記注官進退此必
注書誤聞之故也先生亦不復辨明焉是月錄入侍
忠順堂宰樞賜宴難衛社功臣之歸先生力辭以為
豈可無功而濫受以綦王典乎不聽丙午春入劄云
先賢之言曰君德成就責經筵臣忝是職日夜惧無
以稱塞謹取先儒程頤格言至論有裨於 聖德而
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此皆輔導幼主切要之言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有補於 聖功豈云
小哉臣又念輔養之道其講劘規箴固在於經筵至於

在宮中保護教諭之益則專在於　慈殿宜於　主
上三朝之際常諄〻勉諭以謹學問敬大臣納諫諍
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而又必以修身
進德為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古之聖帝明王
為法則　聖德日就為　宗社無疆之福矣三月呈
辭有親將行進劄云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心之要在於講學明理
親賢遠邪而已況潛聖賢之訓窮格義理之源則方
寸之間天理日明人欲日消親賢臣遠邪佞則有薰
陶涵沐之益而無一曝十寒之患云其所望於君父

者益深切矣然而當時氷炭之勢實亦有難相容者
既歸三上章乞辭職乃命速為判中樞府事于時禮
官請於 當宁幷垂簾先生聞之上劄云人君南面
而聽治當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況在臨政之初羣
臣思得一望 清光今乃御殿而障蔽天顏豈不致
群情之疑阻乎宋朝之儀蓋以皇帝聽政侍臣皆坐
經筵講官立而皇帝與太后東西相對相距密近故
帝座亦在於簾內我 朝之禮侍臣與講官皆俯伏
雖史官亦莫敢仰視何必於 殿下並設簾障乎至
於 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得如忠順堂面對之儀

行於今而無惑垂諸後而可法矣是時朝論洶洶謾
譴逐及於先生秋九月李芑啓曰彦迪惑於邪論諂
附 世子背叛 中宗書上十條繫人主手足與柳
仁淑交結多有營救逭賊之言臣往以贓吏女婿不
得為顯職彦迪為大憲時始解之於臣有恩今臣為
國不計私敢啓大憲尹元衡持平陳復昌等繼之乃
削奪勳爵丁未九月有無賴子匿名謗國之變曰以
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在其中江界府安置夫以
先生委質 三朝進退心跡昭如日星而言論疏劄
務引君當道忠誠惻惻終始一致無一毫可疵而終

至不免者無他焉初先生在慶尚日都事李天啓以持平台赴闕請於先生曰聞今當卜相物論皆歸於李芑何如先生曰其人陰險不可以置相位已而李果相而西司劾罷之李聞其故深銜之至是李以元勳當國用事先生與之同朝動與為矛盾一日先生以院相入直召注書啓曰凡罪人當取服定罪近日三省訊鞫過用刑杖徑殞者多恐有橫宼欲望用校正杖得情然後定罪翌日芑入見啓草忽然曰渠恐杖落渠膝故耶加以仁鏡用前釁及有嘿於先生元衡以先生常有救己之言屢欲納交先生絶不往

由是深恨焉三憾合勢其謀欲中害固不遺餘力矣
矧乎一時奸諛之徒誣善類阿時相以饕已利者相
環也按金光準挾私憾中傷之力居多 凡先生所守皆彼之所畏彼
輩今日之得志寔先生平昔為君上深憂而力防之
者則先生之以忠獲罪何足恠哉而於先生又何恨
焉聞謫命舉家號泣先生飲食言笑如平時乃屬之
曰好侍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先生至
謫所之明年戊申大夫人下世是則為先生終天之
痛而先生素有寒疾至是人益危之乃以遺衣服設
位朝夕攀號毀慼以盡三年猶無恙豈非有所扶護

而然者歟其處困行患有以自安進學著書不輟其功未明而起乾〻夕惕其几案上書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為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一日御史李無疆不意疾馳而入一府怖以為有不善意先生不為動正衣冠坐而着書其一視夷險不以死生窮厄易素操如此癸丑十一月以疾終于彼享年六十三甲寅返櫬于慶州十一月甲辰葬于興海郡南達田里之禱陰山從先壠也初先生先考府君蚤歲以儒聞甞魁本道夏課　成宗嘉其詩賦召見賜衣物俾留國學〻焉後歸鄉里日以

訓後生為事先生雖不逮趨庭之訓其家業固有所自来矣孫夫人賢有識慮不以慈愛弛教督之方既令就學於舅氏孫吏判仲暾又撥貧窶資給遠遊先生英悟出人天資近道不唯通經史習時文不勞而早成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為己之學而欲求之雖未見有名門之師從遊而受業然謂適倫於吾性而其說具在方冊苟能萬志無不得之理於是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為人安重端詳雅有高趣自少辟居肄業或有嬉戲喧呶於其側若無聞焉年二十七而作五箴其言皆古聖賢躬行心得切要

之肯其操存省察於日用動靜之間懲窒遷改於遵養時晦之際固已實有所事而非空言也其歸卜地於州西北紫玉山中愛其巖壑瑩奇溪潭潔清築室而居之名其堂曰獨樂益樹以松竹花卉日嘯咏釣游於其間謝絶世故端坐一室左右圖書研精覃思靜中下功夫比之前時尤深且專一然後向来有聞而未甚契者始若心融而神會親切而有驗焉養以沖悟之趣積以歲月之久潛神性理遵聖賢進修之方玩心高明樂舊聞流行之妙庶考其可見之行其事親也篤於愛敬而承順悅豫温清滫瀡靡不

曲盡一弟彦适與之友于如手如足治家有法門庭
肅然奴僕謹恭宗戚鄉黨撫待各得其宜祭先之禮
務盡誠敬特為之編輯一書名曰奉先雜儀既參酌
古今以定禮文又裒錄禮記等書所載孝子慈孫竭
誠齋祭之文以觀有而奉行焉大有定力雖遇倉卒
未嘗有疾言遽色靜正自持其在全州遇節日張俗
戲監司金公正國正人也往、猶不免顧笑先生超
然如無見也其直王堂或與同僚終日相對無言蓋
持敬功深非矯而為之本之於身心性情而行之於
家鄉邦國所謂有體有用之學述古而推今移孝以

為忠者也故其立乎本朝也進退建白如彼其光明正大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至其斥姦邪定危疑直前無畏雖賁育莫之奪也要之其言論風旨尤足以備勸講而補衮職其心懇懇焉常以堯舜君民之責自任故其在遷謫猶不勝其拳拳之忠嘗取易經進德修業之義衍而為八規志欲獻忠雖以時義之不可而莫之進其素所蓄積益可見矣然而先生在當時既深自韜晦故人未有知其為有道者滉之不肖固嘗獲登龍門而望芝宇矣亦懵然莫覺不能以是深叩而有發焉十數年來病廢林居若有窺覘於塵

處閒顧無所依歸而考問然後未嘗不慨然想慕乎
先生之為人頃年先生庶子全仁来示先生所纂修
諸書近全仁又遣其子浚以其所裒集先生詩文誌
銘及歷官首末言行事實重来示滉謹受而伏讀之
及覆參究質之以古聖賢之言於是始知先生之於
道學其求之如此其切也其行之如此其力也其得
之如此其正也而允先生之出處大節忠孝一致皆
有所本也先生在謫所作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未
仁錄又修中庸九經衍義衍義未及成書而用力尤
深此三書者可以見先生之學而其精詣之見獨得

之妙最在於與曹忘機溪輔論無極太極書四五篇也其書之言闡吾道之本源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粹然一出於正深玩其義莫非有來諸儒之緒餘而其得於考亭者為尤多也嗚呼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傳焉厥代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則率未盡明誠之實稱之後世則又因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于後者求之東方治鮮有其

倫矣青蠅止藩僅能誣芳躅於電往中原采菽舉將
仰高山而雲興則先生之德業行蹟胡可無紀述以
傳于世乎而滉極知昧陋無聞不足以任是責矣徒
以景仰尊慕之心有不能自已者敢因全仁之請而
僭為之掇拾序次以俟他日知德能言之君子有所
據而裁幸焉甫先生內子封貞敬夫人朴氏宣務郎
崇阜之女不幸無嗣以從弟經歷通之子應仁為後
有庶子一人即全仁一女未行全仁生二子曰浚曰
淳全仁習詩書知義方玉山別業全仁奉守云嘉靖
四十五年歲在丙寅冬十月乙亥嘉善大夫前工曹

參判眞城李滉謹狀 退溪集

丁酉金安老每逢南人問先生安否孟未能忘于慷也適安老逮辜故先生免於禍焉 年譜

除安東府使且行獻規 東宮東宮手書謝曰今受外任於公之孝則得矣余恐久未聞嘉言格論之除特賜至切之辭感激于慷銘心服膺 年譜

中宗癸卯憲府啓罷慶尙監司李彦迪以訟者侵咎監司累刑殞命也刑訊之權固在監司見其奸惡則理當治豈施私怨於一訟人哉林百岭粗俗不學持平李滉儒者而亦然金宗瑞爲嶺伯時有如是者即

令於前刑問致死物論不譴未聞待之如是其薄也

乙巳秋劄子曰伏以今者遭國家否運二聖相繼賓天朝野摧痛遑遑罔措猶可以慰人心安 宗社者獨有賴於 慈殿之明斷輔臣之盡忠羣諫侍從之盡職而已當此之時治亂安危之幾繫於 慈殿之一念凡政令刑賞之施一循公議而不置私意於其間則朝廷正而紀綱立人心悅服而治化可期矣萬一九重之內隱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則符驗之著於外者自有不可掩而羣臣解體國事日非終

至於不可救可不戒哉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能全德而致禍亂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蓋有二焉曰信讒邪也私戚屬也讒邪陰肆眩惑而顛倒是非戚里恃寵縱恣而干政亂紀未有不至於喪亡者甚可懼也若欲保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徑不借以權勢也如或不然其所以寵之者乃所以禍之也方今　慈殿肇聖聰斷光明前古所無豈有此慮然先事之戒不可無禍亂之漸不可不察三代以下獨稱宣仁皇后為女中堯舜者以其信任賢相去邪勿疑而不施私恩也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

失律抵罪蔡確思求媚於太后而自固請復其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淦戾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朝不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其至公無私斷以大義如此非女中堯舜而能如是乎伏願　慈殿以此為法則萬世欽仰而與宣仁並稱矣當今國步艱難天文告警地震示異諸路旱傷風水繼作赤地千里民將流轉事有大可憂者矣臣伏覩　慈旨畏天恤民減膳修省至誠惻怛不勝感激隕涕若能終始此心無時

怠忽則可以轉災為祥變禍為福矣事無大小議諸輔臣如有難處廣採庭議固得為政之體矣 晦齋集

乙巳秋劄子曰臣伏見近日 上教悲痛於洪嫡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防禁朝野聞之莫不感泣非仁聖友愛之至何以及此臣竊念 仁宗傳位於 主上有父道焉 殿下當盡子之道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頃者伏聞內閒有變故事涉 王大妃不敢明言臣不勝驚惑萬一因此事 殿下所以事王大妃者有絲毫欠闕則恐於 聖德有虧而後世亦不能無疑矣臣前日面對時亦嘗略陳是意而未

盡焉今乃干冒再瀆于　聖聰者惟願　殿下全孝
弟之德極人倫之道由是而造堯舜之域由是而興
堯舜之治　宗社生靈之福實源於此伏惟　聖慈
垂察焉　晦齋集不果上

白沙撰墓誌曰嗚呼遠哉在昔穆皇帝二十四年之
乙巳天毒降割于我邦　仁廟禮陟　明廟亮陰母
后垂簾人情泣〻維時有臣曰芑矯誣神人反易天
明乃與二三元兇謂君冲人不及知叩閑上變是日
兩殿同御忠順堂將尹任柳灌柳仁淑等誣以大逆
群臣在廷者咸惴〻轅駒無敢出氣以言時則有若

左贊成臣晦齋先生彥迪右贊成臣權公撥有大臣之言竟坐是竄江界七年李先生疾卒明年返葬于慶州○八月大王大妃密諭尹元衡謀去尹任芑與鄭順朋林百岭等承望旨意致有忠順之對四凶傍狺一座盡愒先生乃出而抗言曰事須明正不然恐士禍作矣今一國一心罔敢邪念罪一尹任特孤雛耳內旨之下不于政院而于他其無乃謂事機暗昧而致人心不靖乎將焉用是也且人臣當專於所事異時專於 大行者到今豈宜深罪 今上於王大妃親則嫂叔義則母子事有未安其若 王大妃何

亦臣等與有罪焉惧為後世戒因涕泣横流聞者縮頸而先生無惧色芑等在傍喑噫視先生固已眈〻矣○及玉堂與獻納白仁傑等交章論密旨之非內殿召芑等曰禍迫宗社密旨之下庸得已乎今及以徇國者為不正論之不已異議不塞其何以為國其以仁傑下詔獄削諸臺諫職時順朋病未赴召命遣史官密議以聞教下左右默然先生與權橃申光漢等解說於諸大臣左右屬先生草議辭語剴切事得少弛芑等既激 上怒順朋乃出言曰李某退自經筵言 主上英明則仁淑默然不荅不悅之色

見於面目　內殿因是教曰仁淑不悅之色李某言之將以先生為證而傳教之先生即辨曰其日臣退見仁淑于實錄廳只言　聖質高明學問亦達矣實未見仁淑辭色如何今咫尺之地臣不敢隱也事得少詳及灌莽賜死群凶在庭或有得色者一座喧笑無異平時獨先生與二三宰臣愀然不語見者已知其為不終矣　白沙集

公慶州人權忠定安東人一時被拿同到忠州李灘望在龍灘往見公則愀然不樂以國家危亡為憂及見權公大笑迎入曰李賛成權賛成一時並到何其

赫〻哉略無憂色灘叟謂人曰李憂國至死不忘權禍福都忘可謂兩得之矣 幽憤錄

李贊成彥迪謫江界適值寒沍衣裳單薄將不能堪張同知世豪武人使燕還中路遇之語人曰斯人雖得罪朝廷豈使之凍死乎遂脫裘贈之公受而不辭 燃藜述

先生故人慶州居鎮海宰金世良夢見〻贈云投履床下去精氣與天通淡然一草裡獨遊神仙峰驚覺號泣召語其子曰先生逝矣後聞之果易簀日也 年譜

丙寅秋九月故左贊成李彦迪庶子全仁進彦迪所撰進修八條　上曰身在草野不忘父志予嘉其誠

國朝寶鑑

明宗丙寅庶子全仁具疏進之修八規　上悟遂命復爵　年譜

丁卯　明宗昇遐　宣祖即位下旨曰李某非特無罪實優學行近代獨有著述所學本程朱故所言皆道理足以示諸天使且其書乃少時所著若晩年所得則至矣遺書在其家者搜訪得出使後學矜式　年譜

宣祖戊辰　贈領相致祭已巳諡文元道德博聞曰文主義行德曰元配享　明宗廟庭壬申建書院于獨樂堂下 此山別業全仁寺之 癸酉賜額玉山書院庚戌賜祭從祀　文廟 年譜

贈趙先祖李彦迪權橃皆為議政諡先祖曰文正彦迪曰文元李彦迪博學能文事親至孝好玩性理之書手不釋卷持身莊重口無擇言多所著述深造精微學者亦以道學推之但無經濟大才及立朝大節乙巳之難彦迪欲周旋陰救士類故不能直言匡救而迫于權姦作推官以拷訊善類至於錄功郭珣被

刑訊仰見彥迪作推官乃嘆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彥迪字之手乎彥迪後悔稍與權姦立異竟得罪削功遠竄而卒 經筵日記

謹按道學之名非古也古之為士者入則孝出則弟仕則以道事君不合則奉身而退如此者謂之善不如此者謂之惡不以道學別立名目及其世降道衰聖賢之統不傳惡者固不足道矣雖所謂善者亦徒知孝友忠信而不知進退之義性情之蘊往往行不著習不察於是擇其窮理正心以道出處者目之以道學道學之立名衰世之所不得

言人或未厭於心生負徐時雖廉直人也時在洋以書抵鄉友曰迪效伏馬樾獨抗疏時人皆笑其狂直今觀先生一綱十目疏可貫金石豈若徐之所言哉

野史之流

沙溪先生嘗問於栗谷先生曰晦齋退溪兩先生蓄媢之事同鳳城之事又同而先生於晦齋則有不滿之意於退溪則不然敢請其故栗谷先生曰觀人當觀於成就之後退溪則皆是初年之事晦齋則在於末年故吾所論如此云此真是的當之論也尤庵集

宣祖癸酉館學儒生上疏請以金宏弼鄭汝昌趙光

祖李彥迪李滉五賢從祀文廟　上荅曰公論久然後乃定不可輕舉 經筵日記

謹按諸生泛請五賢則其間豈無優劣乎金文敬鄭文獻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可議者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沈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者表出從祀則夫誰曰不可哉 上仝

西厓集晦齋辨明疏曰伏以臣等皆嶺外寒賤士華門圭竇是守其於　朝家論議固不敢妄伸一喙以犯出位之戒但近日竊聽之道路館學生將逐年所

請五臣從祀事更陳疏籲呼至再三五六而未已終不蒙允非徒不允其中文元公臣李彦迪大加貶斥以為不當厠儒先之列似若數其失而絕之累數百言天章流布四方驚惑莫知其所以然之故臣等雖身在遠外其初不得與館學生同進疏闕下其意則固無異也今館學生既以此事大被峻却而退則臣等亦安得以身在遠外之故默默而已乎夫以彦迪乃六十年以前人也其為賢為否為是為非已有定形不可移易舉世之人信其為賢人君子無復有他論從祀之請亦非今日始發自戊辰將

四十年于兹　殿下雖重大其事不即　俞允前後優而容之不為不久今者無故摧抑之厥薄之不少假借如視鄙夫庸流之隨世取功名者嗚呼使彦迪於　聖教云乎少有一二近似則從前　聖朝之尊尚褒崇以為儒先者何事舉國章甫之士景仰愛慕欲列於俎豆者何意耶夫如是安得不起四方之惑而增多士之恥耶臣等裂裳裹足千里奔走以求一白於　冕旒之下非得已也伏願　聖明平心裁處焉臣等晚生末學無所知識然竊嘗聞古人尚論人物之道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

以論其世也夫既誦其詩又讀其書則其人可知也於是又取其一世行事之跡而參互俾當以致其欣慕愛悅之誠君子之尚德好善也如此乙巳之事雖非臣等耳目所及然彦迪之遺文具在世之稍有儒名者莫不家有而人誦之因其書而求其心而察其事則其是非得失可得而言也　殿下以為彦迪跟足群奸之中浮沈風波之際　聖教所論莫大於此臣等之所當辨者亦莫大於此臣等觀彦迪潛心性理造詣既深立心制行俱有本末初非患得患失之類也世亂則一亷林泉隱居求志歌詠先王之道若

將終身及其遇時一起則忠言嘉謨朝啓夕沃莫非
三代名臣訓詰中語　中廟之末時事將變彦迪明
炳幾先因事引退及　仁廟即位以陰禮累召當時
四方拭目以觀新化彦迪感　兩朝知遇之恩力疾
赴朝孟將以有為也不幸　仁廟昇遐國步艱危斯
固人事之不可預測者也彦迪既在危邦則無可去
之義不得已少勉遁思於數月之間懃懃懇懇致力
於根本之地以盡夫忠愛之誠道既不行則又潔身
而去是其行止出處與時屈伸合於聖人之道與悻
悻一節之士異矣若其平生言論風旨尤為表著其

為司諫也力捍姦臣鶚立朝端無所回互身遭重傷幾陷大禍屏黜田野至於八年之久自常人觀之則意可以少沮矣而其終也又為奸臣李芑尹元衡等所陷釋卿相之位辭鍾鼎之富白首衰年流離道路離親遠謫殞身於絶塞寒苦之地如使彦迪浮沉諧俗貶道徇人則何苦而如此哉昔柳下惠三黜不去而聖人稱不以三公易其介孟既三黜則知其以直道事人不以不去之故而傷其介今彦迪有下惠之三黜而無下惠之不去使遇孟子則臣等不知以為介乎不介乎如此而 聖教云云非徒於彦迪之事

有不近似而在臣等之意亦未免寃痛焉　聖諭又云彦迪當士禍之日不極言盡論是必有所指矣然以臣等所得於文集者觀之當時極陳無隱杜絶禍本者莫如彦迪何以言之　明廟即位之初政府書啓十條乃彦迪所草也大哉言乎雖伊傅周召啓告其君之辭殆不過此一則曰願　慈殿以善道導養聖質二則曰　大行王於　殿下有父道願　殿下盡子道於　大行王此外不暇及他事其所慵之者推曰嚴宮禁也曰杜戚屬也曰愼擇宮人也曰勿用特旨勿用判付也曰封還內旨也曰宮府一體也曰

勿開私門也如使彦迪觀望時勢有所前却則此言不當出於其時也使其言得用一二則士禍何自而作乎及入對忠順堂也禍機已作入侍之臣惶惧瑟縮面無人色而彦迪乃啓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事必先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所謂光明正大者指尹元衡輩交通締結內外合勢以逞其鬼蜮之謀踪跡陰秘人不可測而言也其誠意眇著詞旨痛切足以感動天聽故 慈殿至諭以生禍士林非所起也於是三人止於或竄或遞或罷而已未久因白仁傑啓辭激

動群姦之怒尹任加絶㠯灌與仁淑付處繼而權撥
上疏論救三人即以逆誅而大禍蔓延如燎原之火
不可救撲惟其如是故彥迪於權撥疏中刋去危言
曰事已至此徒惹起不測奚益嗚呼彥迪之欲直言
強諫與權撥何異其所以或言或不言者時勢然也
賢人君子所同者心所異者迹不然則比干之諫死
微子之去箕子之為奴不得同稱為仁矣聖人旣取
史魚之如矢而又不廢伯玉之君子道固并行而不
相悖也又安可舉一而廢百也世人徒見權撥救解
三人而彥迪無所語以此或不快於彥迪而謂直截

不及於權撥然以臣等今日所見則權撥之所言者小彦迪之所言者大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彦迪有焉乙巳秋又有上劄二篇其一極論讒邪戚里之禍畧曰今者國家運否治亂安危之機繫於 慈殿之一念萬一九重之內隱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符驗之著於外自有不可掩而群臣解體國事日非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能全德而致禍亂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蓋有二焉曰信讒邪也私戚屬也讒邪陰肆眩惑而顛倒是非戚里恃寵縱恣而干政亂紀未有

不至於喪亡者甚可惧也若欲保　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逕不借以權勢也又曰三代以下獨稱宣仁皇后為女中堯舜者以其信任賢相去邪不起而不施私恩也太后從父高遵裕抵罪太后曰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之公義乎其至公無私斷以大義如此非女中堯舜而能如是乎伏願　慈殿以此為法則萬世欽仰而與宣仁並稱云〻此皆直攻李芑尹元衡狐鼠鬼蜮之狀以曉　慈殿之聽無所忌諱非天下之大勇能如是乎其一勸　上盡孝悌之道而因及鳳城之事略曰聖人〻倫之至人君

能盡孝悌之道推之以極其至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臣竊念　仁宗於　殿下有父道焉　殿下事王大妃者有絲毫欠闕則於　聖德有虧而後世不能無疑矣又言近日　上教悲痛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防禁朝野聞之莫不感泣非仁孝友愛之至何以及此又曰願　殿下全孝悌之德極人倫之道由是而造堯舜之域由是而與堯舜之治至今讀之令人隕涕但此劄既成而終不得！上意其時朝臣但請防禁鳳城而尚無已甚之語彦迪或慮言之無益而反速大禍益累　明廟聖德故不果上莫

非隨時之義憂國之忠愛君之心今　聖教乃曰彥迪請殺無罪之王子臣等未知彥迪其肯受此而為罪乎千載之下有志之士亦有扼腕而太息者矣嗚呼莫艱於知人莫甚於論人徒執其迹而不察其心繩之以一切之論則自古聖賢誰能免後世之譏議乎如孟子遠見齊王時已疑其干澤子見南子子路猶且不悅況其他乎昔周公遺流言避位居東當時周室新造王業艱危事之可言宜無有急於此者而二公以大臣之重在成王左右默視三年而不為一語必待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成王自悟然後東轍

始西以迹而觀之則二公所以處此者豈非可起之甚而大不快於人情乎然周公不以不言嫌於二公二公亦不以含默慙於周公蓋二公終非保位全身之人其不言必有深意或有待而然抑出於納約自牖之義且雖不明爭顯諫而其所以陰消默運委曲周旋者必有其道今皆未可以臆斷也程明道不非新法其與神宗言但曰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其言之婉而不迫如此明道之心豈以新法為可行哉正欲維持調護使不至狼狽而已當時惟明道知此意雖以呂誨張戩諸賢舉不及此其後明道常

曰新法之害吾黨激成之今豈可因此而謂程子不能直道而然哉孟道本如此非精於時義而體道無遠者不能臣等之所謂論人之難者蓋指此等處也況彦迪立身三朝進退心跡如青天白日雖鼎鑊在後刀鋸在前而無所畏懼必行己志以此終其身而無悔如此而猶不免後世之譏議則天下豈有賢人君子可尊可尚者乎昔程子告神宗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孟人君居崇高之位挾高亢之勢自以為人莫已若則其勢易至於此今 殿下天縱聖智學問深博其於言論是非之際間或有英氣太露

天辨太銃雖在先儒之列者畧不假借人君所尚天下趍之臣等恐此習漸成使後生末學輕為論議譏刺先賢無復顧忌流風既長末流難禁其為世道憂寧有極乎且聖諭又教以人皆有是非之性姑且歸而求之自當得於良知之天不必惑於李滉之說臣等於此尤不能無感焉夫良知之說初出於孟子孟子之意但云人之愛親敬兄出於自然不暇外求而知欲其因此善端之發而加體驗擴充之功耳故其答曺交又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亦指其孝悌而言也非謂天下之事凡曲直長短是非去就之難辨者都

不求於義利之準則又不質於先覺之啓迪而獨信吾心之所發任其好惡以為至當而不可易也夫心何常之有哉高者已高矣而不知損過而就中卑者已卑矣而不知引之而歸正紛綸錯雜迭出互是而是非之性未免鑿矣故聖人論學不獨言存心而必曰養性又曰以仁存心此心性之別也而凡所謂窮理格物又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正所以惧吾心之所發者有不合於天理而求以正之耳若使人人皆曰吾自有是非之性吾自有良知之天凡事皆當取決於胷臆之所裁而可則亦何貴於學問之功哉以此

處已則必且簡賢侮聖而無謙虛好問之意甚者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終至於拂仁之性而臭之悖近自王守仁倡為吾心即理也之說而力主良知之學流弊蔓延不可救藥今　聖明反引此為說以曉諸生殆非所以抑邪扶正挽回世道之意此臣等之所深憂而不得無言者也臣等又聞　殿下因弘文館陳劄已知彥迪之賢且　諭以六十年前事考據不詳而有所妄發是　聖意渙然於前日之偶教而略不凝滯於聽言之際固知　大聖人度量出於尋常萬萬始以其迹而疑之終得其實而改之臣等不

勝欽佇而歎服焉然則乙巳之事今不須更辨以瀆
天聽第以彦迪輕改大學章句為不可臣等亦不敢
不以　聖諭為至當也但義理無窮故先儒之論說
亦非一本大學章句兩程同在一堂而其所定各異
至朱子又與程本有異此非伊川求多於明道朱子
不信伊川而有是也至宋末董槐王柏諸賢　本朝
蔡清方孝孺等皆是尊尚朱子之學而其於格致補
亡一章各自有說彦迪生在東土地之相去萬有餘
里世之相後數百餘歲而其所論與董王方蔡諸人
不約而同其事亦已奇矣雖其言之得失未可知且

終不出於朱子範圍之內而亦可見其精思力索不陷於俗儒口耳之陋矣況彦迪不敢自信其見而但倘一說以待後世之君子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千慮而一致殊塗而同歸亦何傷之有哉抑臣等於此又有所感焉非徒有感又有所悲焉夫陷之者天下皆是自古及今所謂賢人君子者其數幾何若夫明道學繼前聖者間數世而一有我朝二百年来文明之化可謂盛矣而由此其選者落落如晨星屈指前後不過數人而已然而數人者其生也既得陷禍或竄或死所恃而自白者只是後世

之公論而如彦迪者又不免洗垢索瘢以為口實於萬世則是何君子之長不幸而世亦何勸於為善哉臣等膚淺管蠡何敢與論於先賢心迹但以蒙 殿下涵育成就之恩鼓舞禽魚之化區區一心思欲不迷所向以為依歸之地一朝見平生愛悅尊慕之賢被以不韙之名反不如尋常無聞之人生不得安享其爵祿死不無是非於身後此雖非加損於先賢而其於事理人情夫豈宜然是以不勝慨歎敢此陳達伏願 憐其志而罷其辭使先賢之目得瞑於九泉之下而 中仁廟 二聖在天之靈庶惟曰予有臣

能不僭予眷不傷予知人之明然則斯乃　國家之
先也非士林之私幸也伏願　聖明留神焉代子衿作竟不
出○甲辰
恭書答太學諸生疏　御札後云云慶會南門推鞫
時先生同參與否亦未可知其時三人已死見鞫之
人乃李德應成蕃及婢子毛猜等輩耳　聖諭鞫諸
賢於南門外必有所指而未知為何人也先生既
為獄官而國有大獄無論虛實參與不參固不足論
也獨其并錄勳籍誠為不幸當時入對忠順堂諸公
舉皆不免權忠定亦與焉晦齋力辭至曰非但有譏

於一時亦且傳笑於萬世如此而猶不得免則斯又事勢之無可如何者也惟有不享其利為自處之道未數月先生去位矣嗚呼滔滔天下皆是羣而生逐而死者何限其中有以一善一行名世者不可易得若賢人君子者千萬人一入耳進此而明道講學之賢則間數世而一有我朝二百年來由此其選者落落如晨星只有此數公而既不免身禍於當時又未免論議於後世此雖非加損於諸賢而人情事理有不當然者昔楊龜山晚年因蔡京之薦而起在朝無甚建白人多短之胡康侯獨以為使彼時用其

言猶救得一年朱子亟稱之以為公論又謂龜山勿攻居中之言出於其人而不之信古之君子尊尚先輩不敢輕加論議也如此往時聞李叔獻嘗議晦齋有不滿之意私自歎息以為今人從平地上黙檢昔人得失甚易至於事到手裡何嘗能及古人一二脚跟程子嘗見門人好議前人過失必曰汝輩且學他長處又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春秋聖人之書其於曲直邪正之辨至嚴至密一毫不放過猶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臣子而諱君親固也至於賢者而猶諱之何也孟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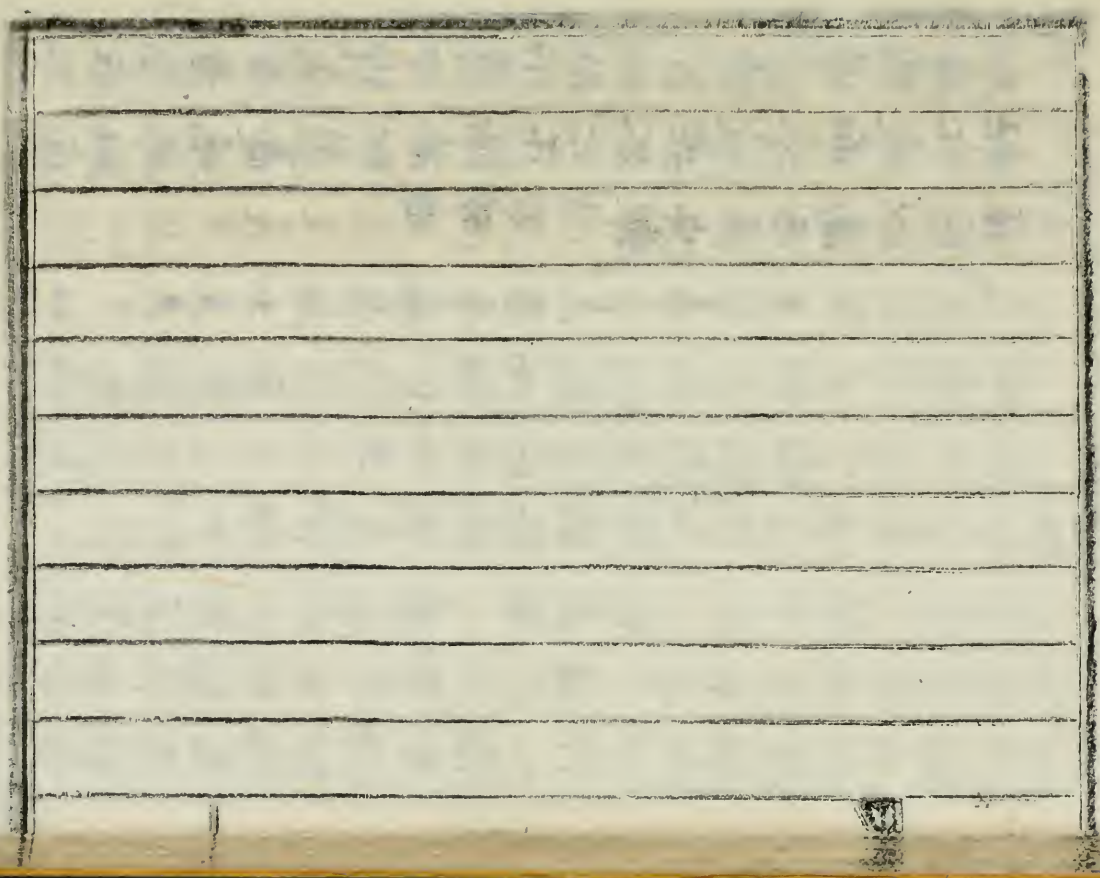
其所全者大假使一二細德微有小出入不可以小而傷大也況如晦齋先生身心內外表裡洞然潔白光輝行止語默非道不行如此而猶不免於洗垢而索瘢則天下豈復有賢人君子可尊可尚者乎此風若成後生末學相率效慕習為虛談詆訾先賢無復顧忌世道寧非可憂耶昔　高皇帝不取孟子冠饒草芥之論欲去配享令敢諫者射之禮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祖宗受箭曰臣為孟軻死亦榮　高皇帝見其誠懇取疏以入孟子遂不廢配享　高皇帝非不知孟子要亦聖人一時折揚之微權不可為萬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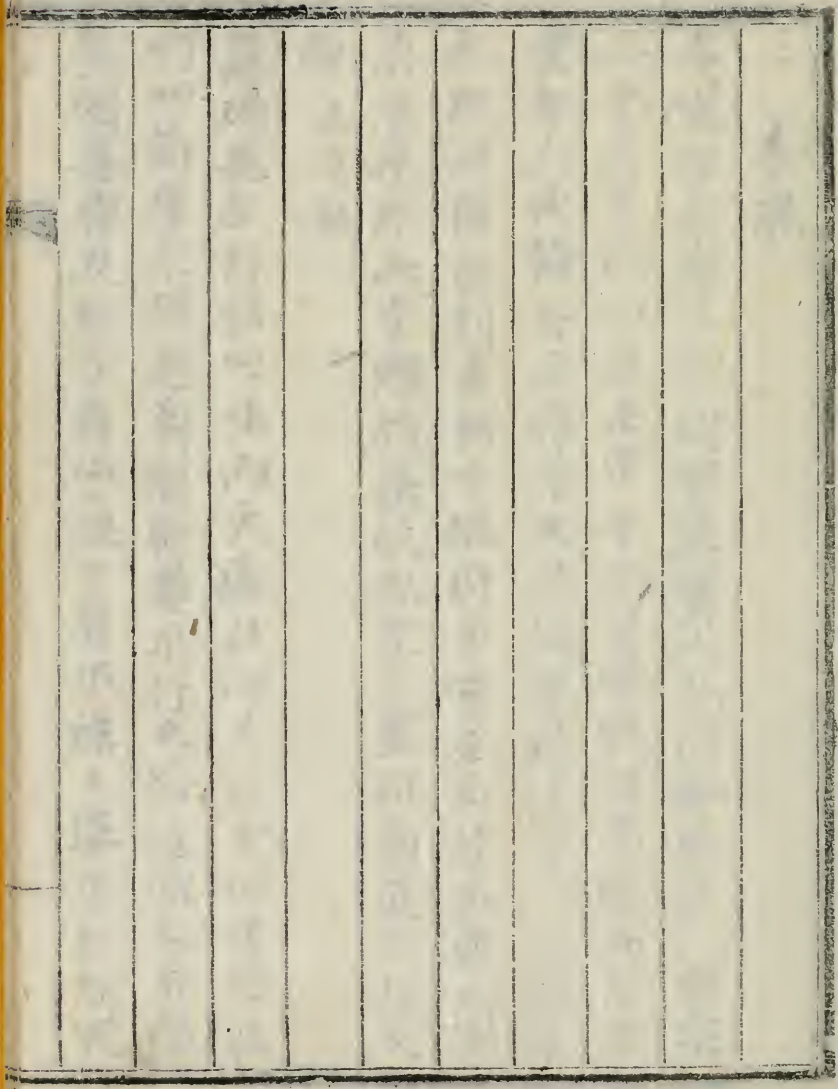
之正論故其事終於不行今者末俗刓敝士多惜身便私直氣漸衰寧知　聖上欲因事立教激仰振作以警昏〻者乎亦　高皇帝之意也嗚呼明主可以理奪第未知今日之錢唐者誰乎是可慨也西厓集

謹按此一端論議足見西厓一生安身立命處使晦齋當日極言竭論誠如權白兩老反有害而無益也則獨不能奉身而退乎無故殺士大夫可以去國安有身為大臣目見兩王子三大臣及一時忠賢駢首就戮而莫之救又不能退黽勉詭隨竟叅偽勲肰而曰言之無益反有甚焉故不敢盡言

以存隨時之義乎然則所貴乎賢大臣者安在不此之憂而反憂粟谷之不滿為世道憂嗚呼此西厓所以為西厓也歟

青野漫輯





李滉

李滉字景浩一號陶叟真寶人弘治辛酉生　中宗二十三年戊子進士甲午登第賜暇湖堂歷兩司玉堂舍人典翰癸丑特陞大司成除副提學　宣廟朝初服拜禮曹判書判中樞府事官至左贊成典文衡庚午卒年七十贈領議政配享　宣祖廟庭從祀文廟名臣錄

墓碣先生自銘曰生而大癡壯而多疾中何嗜學晚何叨爵學求猶邈爵辭猶嬰進行之跲退藏之貞深慙國恩亶畏聖言有山嶷嶷有水源源婆娑初服脫

略衆訕我慷伊阻我佾誰玩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寧知来世不獲今兮憂中有樂〻中有憂乘化歸盡復何求兮

高峰撰墓碣曰隆慶四年春退溪先生年七十再上箚乞致仕不許秋又申乞致仕不許十二月辛丑先生卒訃聞 上震悼命贈領議政葵用議政禮遠近聞之無不齎咨歎惜相與吊哭明年三月壬午葵家東麥芝山先生姓李氏諱滉字景浩嘗卜居退溪因以自號後構書堂陶山又號陶叟其先眞寶人六世祖碩起縣吏中司馬試贈密直使有子曰脩官至判

典儀寺事討紅賊有功封松安君移居安東周村高
祖諱云侯軍器寺副正贈司僕寺正妣淑夫人權氏
曾祖諱禎善山都護府使贈戶曹參判妣貞夫人金
氏祖諱繼陽成均進士贈吏曹判書移寓禮安居溫
溪里妣貞夫人金氏考諱堉成均進士累贈崇政大
夫議政府左贊成妣義城金氏春川朴氏俱贈貞敬
夫人先生丶未晬而孤少受學于叔父松齋公既長
劬書厲志益自刻苦嘉靖戊子進士甲午登第為承
文院副正字轉博士遷成均館典籍戶曹佐郎丁酉
冬丁內艱服闋拜弘文修撰歷司諫院正言司憲府

持平刑曹正郎弘文館副校理兼　世子侍講院文
學議政府檢詳轉舍人司憲府掌令成均館司藝兼
侍講院鄉善司諫院司諫成均館司成乞假展墓明
年甲辰春以弘文館校理召還除左鄉善遷弘文館
應教典翰病免為司饔院正復授典翰李芑啓請削
官已而芑又請勿削授司僕寺正丙午春乞暇葬外
舅以病見遞丁未秋應教被召既至病免戊申正月
出守丹陽郡換豐基己酉冬病辭徑歸被劾奪二階
壬子夏拜校理承召還朝除司憲府執義改副應教
陞秩成均館大司成病免復為大司成為刑曹參議

爲兵曹參議俱以病免爲僉知中樞府事乙卯春在告辭職雇舟東歸拜僉知中樞拜弘文館副提學連被召命皆辭以病戊午秋上疏乞免收召　御批不許入都謝恩拜大司成俄拜工曹參判累辭不許明年春乞暇歸鄉三上狀請免授同知中樞府事乙丑夏上狀陳懇解官以居冬下旨特召復授同知中樞丙寅正月力疾登道陳狀乞骸道拜工曹判書又無大提學遂力辭新命還家俟罪遞授知中樞府事丁卯春以詔使將至有召命六月入都會　明宗昇遐今　上嗣服拜禮曹判書辭不許以病免即東歸十

月有名命授知中樞旋以教書促行具疏力辭戊辰正月拜議政府右賛成又具疏極陳難受之義又教書促行上狀懇辭通為判中樞府事七月詣闕謝辭上疏陳六條又獻聖學十圖拜大提學吏曹判書右賛成皆力辭不拜己巳三月上劄乞歸劄四上猶不已上知其不可留引見慰諭命馳驛護遣是月先生至家上狀謝恩仍乞致仕初先生寢疾戒子窩曰我死該書必循例請用禮葬汝須稱遺令陳疏固辭且勿用碑石只以小石題其前曰退陶晩隱眞城李公之墓略叙世系行實于後如家禮所云可也又曰

此事若托人為之相知如奇高峰必張皇無實之事
以取笑於世故常欲自述已志先製銘文而回循未
畢藏在亂稿中搜得用之可也竊既受戒并上疏辭
禮葬不得命遂不敢更辭墓道之表用遺戒刻其銘
嗚呼先生盛德大業卓冠吾東者當時之人亦既知
之矣後之學者觀於先生所論著將必有感發默契
焉者而銘中所敘尤足以想見其微意也迂愚無狀
蒙先生奬厲成就不啻如父母天地之恩而山頹梁
壞無所依歸竊念遺戒之言雖不敢違而所以揭阡
詔後者亦不可泯其跡敢記其大槩為之辭曰先生

幼而端序長益涵揉中歲以後絶意外慕專精講究洞朗微妙充積發越人莫能測而方且謙虛卑遜若無所有蓋其日新上達有不能已者至於出處去就相時度宜務求吾心之所安而終亦無所詘焉其所論著及覆紆餘光明俊偉粹然一出於正揆諸孔孟程朱之言其不合者寡矣亦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嗚呼至哉先生再娶先娶某郡許氏進士瓚之女産二男後娶安東權氏奉事礩之女俱贈貞敬夫人子窩奉化縣監寀早世孫男三人曰安通幸酉生自曰純通曰詠通女二人長適士人

朴欐側室子一人曰寂 高峯集

癸未始遊太學時經己卯之禍士習浮薄見先生舉止有法人多笑之相從惟金河西弄幾還鄉河西贈詩云夫子嶺之秀李杜文章王趙筆 名臣錄 記聞 培溪

壬寅拜弘文館副校理入侍經筵啓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規模東漢光武不尚外戚而及其亡也專由於外戚之手創業之君親立規模而子孫不能守之以誤國事章帝亦賢君而其時始有外戚專擅之漸凡讀史須着治亂之所由然後有益矣 上全 年譜

先生賜暇在東湖如林亨秀 字士逸 歸錦湖諸公日事游戲

先生對案靜坐未嘗少變而亦不見其苟異彼亦未敢以戲語加於先生言行錄○當互看林亨秀傳

在都尹元衡為榜會先生稱疾不往上仝

李公夢廌尹東京日語人曰　仁宗初余與李景浩獨言李公量狹不宜在相位諸人愕然余亦心疑其言未幾時事大變李公得罪至是知景浩之言乃深救李公也景浩是時蓋已知未久必有變故恐李公作相得禍尤大故為此言以格諸人之論耳其先見之明亦非人所及也上仝○李公似指晦齋

先生見南冥疏語人曰凡章疏固貴於直言不避然

須要委曲宛轉使意直而語婉無過激不恭之病然後下不失臣子之禮上不拂君上之意南冥之疏固今世所難得然言語過當近於訕訐宜人主見而怒也上仝

十月右相李芑詣闕啓近者竄罪自 上不動聲色各適其當人心咸服朝臣雖多坐罪者而亦有所未盡者此輩諫未及聞知也持平李天啓典翰李浣楊根郡守權勿持平李湛等無異於金磾輩且丁熿只逋本職而不罷請與同罪 上允從天啓等皆削奪

朝野僉載○乙巳年

十二日　仁廟梓宮發引山陵時先生不得入班次獨往郊外望哭行禮焉 年譜

芑姪校理李元祿素重先生力諫芑林百齡芑之黨也亦言於芑曰李某謹慎自守人素共知今若罪此人必以為前日被罪者皆誣枉由是過十餘日芑更啓曰近來士習不美不知好惡是非矣故李天路五人並削職厥後更聞之李滉非不知是非者也臣誤啓極為惶恐答曰李滉還給職牒 上全

丁未秋先生病退在鄉拜弘文館應教承　召赴京舟到楊根始聞良才壁書之變未入城壹吏以朝報

来示則大禍已作一時名流或死或竄先生進退維谷黽勉供職方謀乞外而未得其便未幾鳳城君之獄又起先生知不可救未幾移疾仍出守丹陽言行錄

陳復昌柄用時亦外慕先生欲令来見而竟不往復昌深咈之嘗過其門適有難避之勢乃見之復昌屣履下庭迎之大以来見為幸乃曰聞君出宰諸人會餞云我將往焉其新拜副學自閣下直来乃言曰李君何可補外吾當請留之先生聞是言矍然自失不待行期即啓程出城數日果啓請 上以丹陽殘弊

久不得人且已赴任不可還名故寢其啓先生語是事深以見小人為厚名臣錄　語錄

壬子秋陞堂上為成均大司成先生見士習益媮難以教化未幾辭免乙卯春以病辭職徑出國門雖朝中士友常所往來者亦皆不知也言行錄

戊午赴召時尹元衡當國方濁亂朝廷有一史官譏其出處蓋不知先生心事也初　明廟召命累下而猶堅辭者正以時不可出也徵召漸峻至有以予不足與有為云云之　教先生聞　命矍然罷劾詣闕非其心也故除大司成工曹參判而未嘗為供職計

在都五朔多在散秩 上仝

以李滉爲同知中樞府事滉不樂仕宦難進易退時人仰之若山斗至是元衡既死士林想望治化及召滉之命一下人皆欣忭 經筵日記

丁卯以李滉爲禮曹判書滉守道山樊人望日重

明宗召不至末年召滉使接待華使滉乃至未及拜命 明宗昇遐滉仍在朝撰 明宗行狀及拜宗伯以疾辭 上仝

恭憲大王請謚行狀即退溪製進也勘定時齋會景福宮之春秋館職兼春秋者皆在列坐中未能記只

記金參判重晦黃岡字公與焉行狀之未有王之先兄榮靖王母族有被罪死或流竄盡推恩伸雪放還之語坐中多以榮靖王母族被罪天朝所不知今不須提起此語令天朝知之也退溪曰諸君意如此則此一段可刪即於坐上抹去因曰此實先王盛德事雖諱之天朝我國則所當明載國乘令後世知之也云名臣錄月汀漫筆

丁卯十月二十三日朝講執義奇大升啓曰自己卯年南袞沈貞欺罔中宗蒙蔽已極乙巳以後更無言是非者是非不明則雖有好善之心何益之有頃

日下書于李滉使之上来其人自少讀書當初見善人受罪故退去今則年已七十且多疾病大槩見是非不明耻其隨行逐隊寧欲退處草野也新政招賢最善舉也然欲用賢人則不可不使是非分明也言行錄

十二月上聖學十圖即太極圖西銘圖小學圖大學圖白鹿洞規箴心統性情箴仁說箴心學箴敬齋箴圖夙興夜寐箴圖 上作屏以觀有

李文純之乞退也 上引見問所欲言對曰我 祖宗深恩厚澤功德巍巍但士林之禍起於中葉廢朝

戊午甲子不須言矣　中廟己卯之禍賢人君子皆被大罪自是奸人得志邪正相雜報復私讎之時必以為己卯餘習士林之禍連續而起　明廟幼冲權奸得志士禍不忍言矣臣以既往之事言之者欲為將來之大戒又曰首相李浚慶當倚重者無出此人奇大升博覽諸書理學超然但收斂之功少矣　東閣雜記

十二月辛丑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李滉卒滉字景浩性度溫醇粹然如玉少以科第發身晚乃志乎性理之學不樂仕宦乙巳之難李芑忌其名奏削官爵

人多稱杜芑還奏復爵滉見權姦執柄尤無立朝之意拜官多辭不就　明廟嘉其恬退累加其階以至資憲　經筵日記

滉卜居于禮安之退溪因以自號衣食僅足味於淡泊勢利芬華視之若浮雲然季年築室于陶山頗有林泉之趣　明廟末屢下召命滉固辭不至　明廟以招賢不至歎為題命近臣賦之又命畫工模滉所居陶山為畎而進之其敬慕如此滉之學因文入道義理精密一遵朱子之訓諸說之異同亦得曲暢旁通而莫不折衷於朱子居閒處獨典墳之外他不掛

慊有時逍遥水石間吟咏性情以寓蕭散之興學者有問輒罄所得亦不聚徒以師道自處也平居不務矜持若無甚異於人而其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不敢毫分苟過人有所遺非其義終不取其僑居漢城也隣家有栗樹數枝過墻子熟落于庭滉恐兒童取食拾而投之墻外其介潔不可尚已今 上初即位朝野顒望至治士論皆以為非滉莫能成就聖德 上意亦屬於滉滉自度才智不堪當大事又見世衰俗末儒者難以有為 上心求治不誠大臣又無學識無一可恃懇辭爵祿期於必退既返陶山言

不及時政輿情猶望其復起而滉卒年七十朝野痛之訃聞　上震悼命賜領議政葬以一等滉子窩以遺言辭禮葬朝廷不許太學諸生共具奠為文往祭之滉雖無別著之書而議論之發揮聖謨闡揚賢訓者多行於世　中廟末有花潭處士徐敬德亦以道學名世其論多認氣為理滉病之為說以辨之辭旨明達學者信服焉滉為世儒宗趙先祖之後無與為比滉之才調器局雖不及先祖至於深究義理以盡精微則有非先祖所可及　經筵日記

先生本少宦情　中廟末年有大機關始決退休之

意自是不能久留於朝廷而出處進退之義尤著於晚節嘗曰前則有召輒出後則不敢進盖位卑則責輕猶可一出高則責重豈可不顧分義而冒進乎墓誌 名臣錄

乙巳之變幾陷不測既而棄官東歸卜居退溪之上名臣錄 言行摠錄

嘗戒子騖勿用碑石只以小石題其前曰退陶晚隱真城李公之墓南冥聞而哂之曰退溪不足以當此號也如我輩稱為隱士猶有愧也 名臣錄

陶山舍下有魚梁官禁人漁先生暑必居溪舍而未

帝一到溪上盖避嫌也南冥聞而笑曰何太屑屑我自不為雖有官梁何嫌何避先生曰在南冥則當如彼在我則當如此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不亦宜乎 語錄 名臣錄

青松李公辂以小燭四柄為行賮今以二柄呈上視至何如似聞眉公 圭庵宇眉叟 遺嗣尚在清境然否何以存活二柄幸付其嗣俾用於其禰之祭一明平生之心而秘之尤善 與宋尚書書

先生門人閔荅曰周世鵬創白雲洞書院後人欲配享于院廟先生曰海州文憲亦欲如此物議甚騰竟

未之果侯是非之定為之亦未晚也且彼既立廟而以己配享則於其心安乎周孟以儒者亦入於李芑之門其處身有大狼狽處先生此言實有微意幽憤錄

奇大升明彦以天命圖四端七情分屬理氣離析太甚理氣判為兩物語意不能無病先生答以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之語辨焉明彦數三往復明彦始悟前見之誤作四端七情說云年譜○當互考奇大升傳

栗谷論退溪多依違之味又曰拘而謹學者執此以少退溪嶺儒以此非栗谷以余觀之依違非若楊雄

太玄法言退溪一依朱子定語神會心融如出已言此乃善學朱子也栗谷一時與花潭泛論之許後人執為嚆矢非栗谷意也 澤堂集

或以退溪平日出處有所未盡為疑此本鄭仁弘分門相攻之說不足據也學問未年成熟勇退之節足以激厲衰俗少時雖或有浮沉差過處未可以此吹毛也 上全

先海辛亥四月鄭仁弘誣先生以丁未同參請罪鳳城之論時李白沙恒福諸公在政府上劄辨之曰臣等亦聞之故老李滉於丁未年拜弘文應教之日三

司猝發請罪鳳城之議渾自外初還未知論議首末既同叅翌日於榻前大臣以下皆離席而請鳳城之罪雖直臣如安名世亦莫敢異同渾獨不離於席及退控免本職九死路頭能辦截鐵之勇萬馬奔中能有駐足之力事之難處其視於不與是論者尤有甚焉而渾能之今仁弘以是而為之累不亦太刻乎云

出瓶庵南漢雜褒 言行錄

嘗見退溪文集有自謂數十年坑塹之語而晩年操存謹獨之功如此其至則初年小疵真如太空之寸翳矣大抵人多是於初年有可觀者而末年放倒者

故朱先生嘗曰天下之士有名聲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及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行為景仰者盖無幾人古人又曰保晚節難然則與其有始而無終曷若始雖有疵而末終之可觀也 尤庵集

問我 朝學問亦始於何代曰自前朝末始矣然權近入學畫似齟齬鄭圃隱號為理學之祖而以余觀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則道學自趙靜庵始起至退陶先生儒者模樣已成矣然退溪似遵行聖賢言語者而不見其有自見處花潭則有所見而見其一隅者也 栗谷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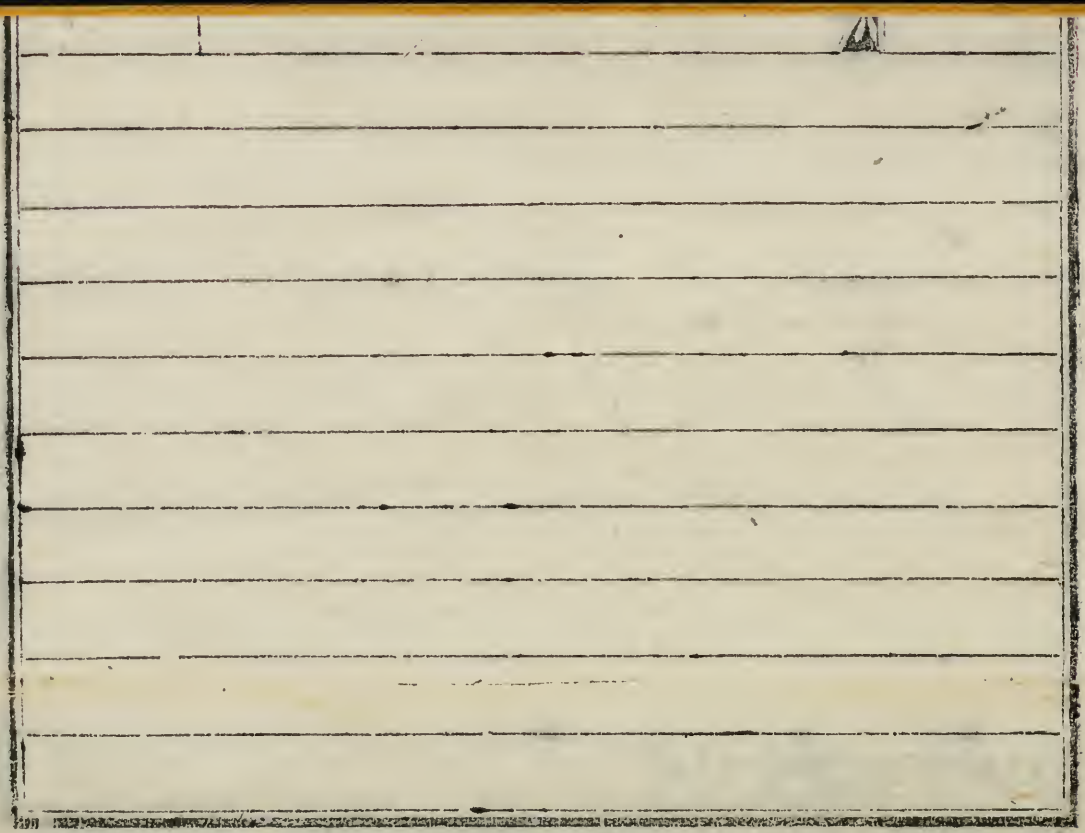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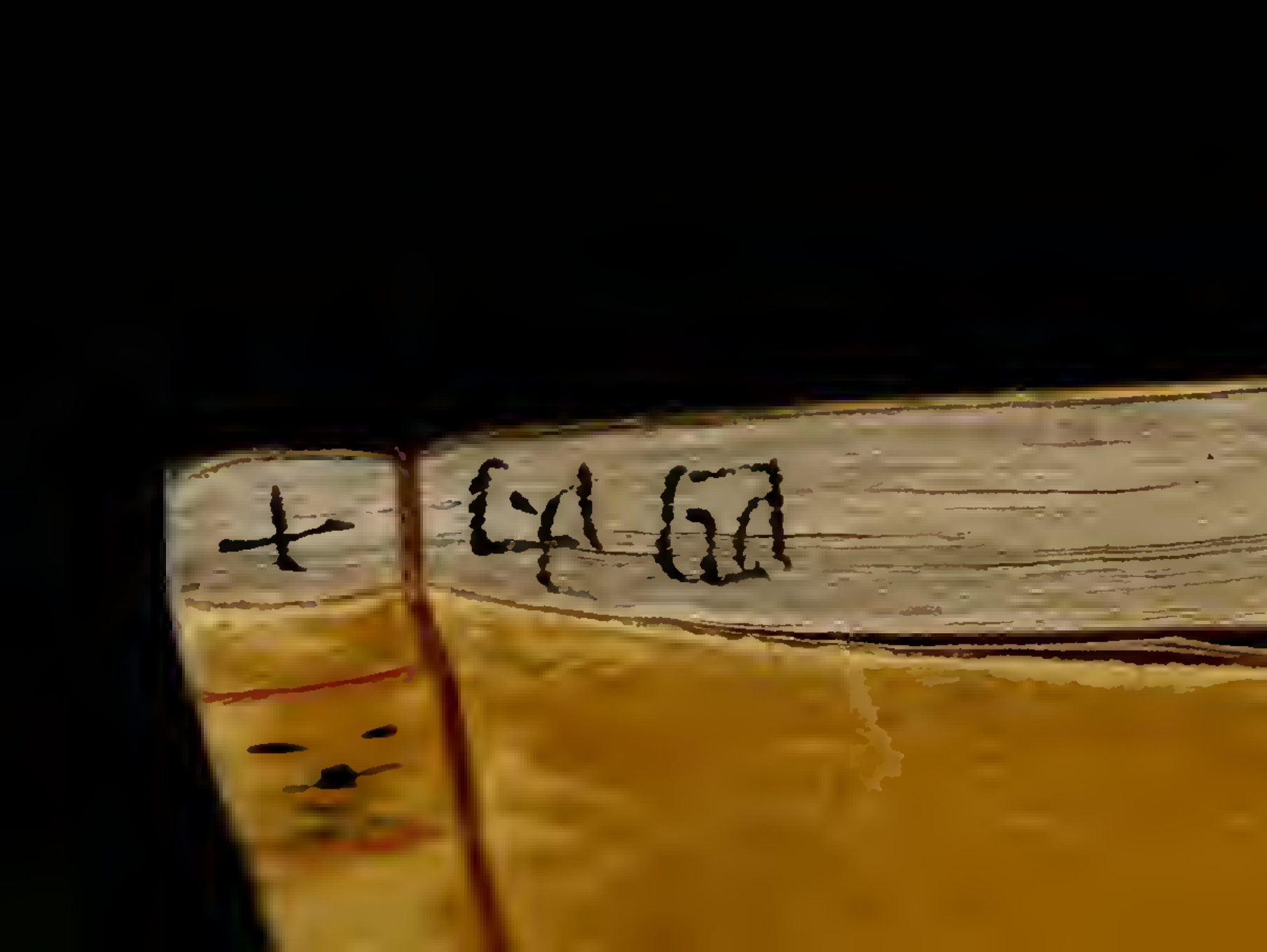
癸酉十一月羣臣請賜李滉謚　上以無行狀不許
曰何以不製行狀乎李珥曰昔者黃榦以朱子高弟
其製行狀猶在於二十年之後況李滉門人安能容
易製之乎如滉行誼昭在耳目行狀有無有何增減
吾東方以儒名世者雖或有人衷攷其言行則多不
合儒者軌則若滉精神氣魄雖稟得不強才調器局
誠有不及古人者但一生沉潛義理之學言論風旨
筆之於書者雖古昔名儒之言亦不是過　殿下於
已死之賢行誼已著者猶且靳於褒崇況於一時之
士寧有好善之誠乎李滉之謚雖遲一二年猶無大

害四方之士短　殿下無好賢之誠則其害豈淺乎

上全

丙子十二月賜謚曰文純道德博聞曰文中正精粹曰純

年譜



乙巳消長録卷之九